

# 冬日鸟巢

秦延安

冬日,行走山野。没有草木粉饰的大地,裸露无遗。就在那瘦骨嶙峋的树杈之上,我看到了久违的鸟巢。仰望去,一个个如童话中的空中城堡,让人充满了万般遐想。

“居与鸟巢邻,日将巢鸟亲。”鸟是乡人的邻居,喜欢住在静谧的乡村,跟着草木旅行。燕子筑巢屋檐下,麻雀挤在墙缝里,而更多的鸟儿则喜欢把巢筑在高高的树上。其中既有驻村的喜鹊、乌鸦,还有散落在田野的布谷鸟、云雀等,也许它们更喜欢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属于自己的巢穴。这些树就散落在门前屋后,或者田野里,有钻天的白杨,叶子阔大的梧桐,还有高大的皂角树等。

记得小时候,不识字的奶奶总爱用鸟儿来教育我们,“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鸟以声闻,人以言知”“高山出俊鸟”“鸟惜羽毛虎惜皮,为人处处爱名誉。”虽然那时并不懂奶奶这些话的深意,但我却异常羡慕那些鸟儿。少年不安分的心,让我总想像鸟儿一样展翅飞翔,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空中城堡。于是,便经常偷偷地去爬树,只

可惜磨烂了不少衣裤,没少挨母亲的打骂,却从未能接近那建在树梢的鸟巢。

第一次看清鸟巢,是十八岁离乡的那个冬天。寒风将云朵推向了天边,落光叶子的树木如扒了毛的鸡,就在那树顶的枝杈间,架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像一只碗,仰面朝天。有点“寒林落叶鸟巢出,古渡风高渔艇稀”的意味。我不知道鸟儿是在什么时候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的,但我知道唐二伯建造房屋的不易。唐二伯是闻名十里八乡的工匠,他盖房子会先选木料,腰粗的木头做柱子,腿粗的木头做檩,胳膊粗的木头做椽。盖房子时,也有很多石匠、瓦匠、木匠参与。相对于唐二伯造房子的极具匠心和声势浩大,那些鸟儿的筑巢似乎是悄无声息,直到冬天,人们才发现,门前树上凭空多了一只鸟巢。

“雨墙蜗篆古,风树鸟巢危。”寒风掀翻了柴垛,吹得树木摇头晃脑,但鸟巢稳稳当当地挂在树梢,看着岌岌可危,无限孤单,却极具饱满坚韧的力量。虽然它们看起来有些毛糙,好像许多枯枝胡乱叠加着,造型也很简单,不是鸡蛋形,就是球形,却暗藏玄

机。虽然鸟儿没有提前绘图,但巢是按照鸟儿的设计建造的。那些建筑材料就地取材,不管是坚硬的棍枝,还是柔软的衰草羽毛,它们都合理地搭配着。根根相卡,枝枝相扣,构成一个榫卯结构的鸟窝,高高地筑在树杈间。这种不规则的巢穴,一律是朝天式敞开。虽然那空中有雷电有雨雪,但这丝毫不影响鸟儿对广袤蓝天的追求。若有险情,它们如箭而飞。无论时间多久,也无论飞行多远,它们总能找到自己的家。

当然,各类鸟筑的巢穴也不尽相同,比如乌鸦的巢筑在高枝上,喜鹊的巢筑得比较大,布谷鸟的巢简陋的只有十来根树枝,而黄鹂的巢却筑的特别精巧,还有麻绳和动物羽毛装饰,看上去非常温暖。这些鸟巢就像人类的房子,既有土窑洞,也有砖瓦房,还有楼房和别墅,让人不得不佩服鸟儿的睿智。

“秤卯万年牢。”鸟巢兼具了力学与美学,与中国建筑是相通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体育馆便是设计师们受鸟巢启示建设的。整个建筑通过巨型网状结构联系,使得内部没有一根立柱,整个看台如同一个

没有任何遮挡的巨大容器,给人以返璞归真的天然美感和无与伦比的震撼力。这样的鸟巢建筑在全国多个城市都有展现。

“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十八岁离乡之后,我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鸟巢。可是,当我在繁华的大都市里拥有了一处安身立命之地时,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空中城堡”的快乐。反而想的最多是鸟儿出出进进的乡村,还有那些高低错落的鸟巢。只可惜,随着乡村高楼的迭起,大树的倒下,鸟群也隐遁了,只能“白鸟巢半山,掩映画图中”了。

“鱼潜深渊水,鸟巢茂林枝。”一只鸟巢,装满了鸟的故事,也浓缩了人的生命。在冬日山野的寒风中,让我读出别样的暖意。



# 山中赏雪

周丹军

一场雪,给这个小城带来了祥和美好。雪花飘飘洒洒下了一夜,早上起来,萌发了去山里看雪景的想法。

雪在城里往往还没落地,就化成了水。在山里就不同了,平平常常的一场大雪一般没有十天半个月是消不了的。到山里踏雪,无疑是最浪漫的事。

到沟口,有五六辆车停在路边,都是在山闲不住的驴友,一大早钻山来赏雪的。路过沟口的一户人家,红门碧瓦,配着绿的竹子和白的雪,典雅、静谧、安详。通村水泥路上的雪,已经被勤快的村民扫过了,堆积在路边和绿色的护栏相互映衬。越往上走,路上的雪越厚,护栏上的积雪像银蛇在

爬行,路边的枯枝败叶一律获得重生,戴着雪绒绒的帽子,像盛开的山棉花。我想,在寒冷的冬天里,这分明是雪花喊出的爱。雪花降临人间,带来暖意融融,给田野盖上被子,将光秃秃的树枝打扮一新,个个玉树琼枝,使这个冬天平添了许多生机。

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一直往山上走。远处的山朦朦胧胧的,好像施了薄粉,又好像是被冰冻住了。近处的田园、农舍、树木,在我们面前依次展开,像铺开的一幅山水画卷。雪是一个丹青高手,雪落无声,却又雪落有痕,它能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出一个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一只鸟儿飞过天空,在一棵松树上停留一会儿,树枝摇曳,嗖嗖撒落

下几粒碎玉。我正欲拍摄,它却飞走了,一声清脆的鸟鸣,打破了林子的寂静。

越往高处走,雪色越浓。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雪还没有被踩过,我们的脚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喜欢听这种原生态的音乐,它是我和雪共同完成的即兴演奏。我像是一个懵懂无知的顽皮少年,徜徉在雪的童话世界里。眼前的树木像是被巫师施了魔法似的,全都静止在那儿。那些高大的乔木,身披重重铠甲,依然是一副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样子;就连最矮的灌木,也变得玲珑剔透,乖巧可爱,把奇幻摩登发挥到了极致。我对树的认知,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惊艳过。贾平凹有一句

特别好的文学语言:“满山的枝柯分不清哪一枝是老鹿的角。”不过,此刻见到的“鹿角”是通透玉润的。我惊讶同一物象,随日月流转,四季更替,气候变化,如得神手点染,变化万端。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雪景,感觉真是人间仙境一般。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悠闲地走着,看不够的大自然奇观,拍不够的美图视频。

回来的路上,雪又下起来了,而且越下越大,我却并没觉得冷。一拨人引着小孩,才往山上走,父亲帮孩子拎着铁锹,准备在山上堆雪人。这个冬天,有家人陪伴,暖意融融。

# 仰望漫川关战斗纪念碑

陈希学

我第一眼注目纪念碑时  
踏碎梦的暗蓝  
亲近而久远的追忆  
远了 远了  
流血牺牲的将士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旗  
漫川战斗的硝烟  
却成了脑海中亲近的记忆

1932年 那个夏季  
红四方面军一路跋涉来到漫川关  
国民党军盘踞堵截  
将士们以英雄的气概和胆魄  
迅速布阵 擎起战旗  
硝烟弥漫山谷  
将士血染大地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整整九十年过去  
今天的漫川关  
风 很轻盈  
雨 很干净  
遍山的花朵锦簇着  
让人敬仰的漫川战斗纪念碑  
我 朝着前方眺望  
肃穆 庄严地敬礼

从山阳县城沿郭山公路东行,不久就到了高坝店镇金山村,这里是我的家乡。

银花河傍着郭山公路像一对如胶似漆的恋人,路过这里时扭动了一下婀娜的身姿,绕出一个河湾,滋养了一河两岸的村民。由于两岸的村民多姓陈,因此这一河湾便叫陈家湾。

河西头山丘上耸立一寺,名曰金山寺。后来,在撤乡并镇时,政府给陈家湾起一官号叫金山村。其实,要是外地人来这里问路,如果问金山村在哪里,知道的人并不多,如果问陈家湾在哪里,没几个人不知道的。

河西头一石山如瓮,喊一嗓子,回音袅袅,人们叫它岩窝。公路从岩窝再向东,大约五里路,就到了我的初中母校——黄土凸中学。

我的初中就是从岩窝出发的。春夏季天热,我是跑学的。秋冬季天短,我在学校寄宿。

春夏季是美好的季节,下午四点多就放学了。放学后,我和世方、占君一起沿银花河逆流而上回家。

天空碧蓝如洗,一道斜阳柔柔地洒在河面。干净的河沙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砾石,有鹅卵形的,有片状的,有瓦蓝的,有土红的,有洁白如玉的……

比赛“漂面片”是永恒的游戏。各自捡了石片,站在一条线上,将石片猛地抛出,石片与河水波浪相贴,激起一串白亮亮的浪花,划出若干段抛物线。每一段抛物线算一个“面片”,“面片”多者,得意洋洋;“面片”少者,总不服气。再比,如此三番,乐此不疲。

河水清澈见底,刚刚没过小腿肚,我们蹚着走,不用缩起裤管。河边靠岸处总有小鱼、蝌蚪,拿了墨水瓶,不大一会儿就能捉一瓶。

天气炎热的时候,卧牛潭确实是个好去处。卧牛潭其实是北岸石山伸入银花河的部分,状似卧牛,正好聚一潭水。到了下午放学时,水温不凉不烫,就像妈妈烧好的洗澡水在等着我们,真乃天然泳池。我们三五成二脱得赤条条,仰泳、蛙泳、狗刨式,溅起白白的水柱。

高兴时,折两根拇指粗的树枝,交叉成十字,撑开裤腰,把裤子的两条裤脚扎紧,倒扣水面,两条裤腿因充气而挺立,裤裆处成了马鞍,人骑在马鞍处,借着裤子的浮力,轻松地在水中肆意徜徉,这就是“骑水马”。

玩够了,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岩窝。岩窝是我们的聚散地。放学后,一同到此分手,各自回家;上学时,各自从家到这里,一同去学校。

世方和我住河南,占君居河北,三家呈“品”字形。放学同路不是问题,为了解决上学一同前往的问题,我们商定:每人捡一块属于自己的石头放在岩窝的一个隐蔽的小洞里,石头在说明人没走,就等着。如果谁事急先走了,就把自己的石头移出洞外,后来者就不用再等了。

多数时间,我们总能同时到达岩窝,然后一起上学。早上见面,世方总能从怀里掏出一个包着核桃和糖馅的馍馍给我吃,我就羡慕世方妈妈手巧,糖馍馍真好吃。占君有很多的连环画小人书,说起岳家军、隋唐好汉,他眉飞色舞。我们总是一直争论着:岳飞和金兀术谁的武艺更高强?要是秦琼和程咬金比武的话,谁能打得过谁?

从岩窝到学校这五里长的道路承载了我们三个少年满满的友谊和欢乐。三年初中很快就毕业了,岩窝小洞里的石头不再发挥作用。

长大后,我们劳燕纷飞。世方去北方大漠当了团职军官,占君师毕业后到江南水乡当了教师,家乡已然成了他们的故乡,只有我一人还在本县县城工作。

我们现在一直往来,主要是通过“发微信群”。我时不时回家乡办点事,若有空闲,必在岩窝溜达一圈。去年回家,发现岩窝小洞有淤泥乱石,我蹲下来把它清理干净。路过的熟人好奇地问:“路边乱石,掏它干啥?”我说闲得没事玩呢。

他们二位远隔家乡,不知道他们偶尔回故乡时还去不去岩窝,看看那个小洞。

如今,家乡乘上时代的高速列车,变化一日大过一日,但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每到岩窝,我都觉得那个小洞里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

# 岩窝里的石头

陈世敏

# 商洛山

(总第2397期)  
刊头摄影 刘发善



# 砚池河散记

田家声

四周尽是山峦,凹下去的地方和半山腰住着人家,星罗棋布的房舍仿佛镶嵌在一个巨大的盆底和盆帮上。一条清冽的河流犹如银链闪闪烁烁,一年四季无声无息地穿人家而过。此地无市井喧嚣,无环境污染,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时闻鸡鸣犬吠,牛哞羊咩。这,就是砚池河。

砚池河的居民“下湖人”居多。据说,早年间有十数人家先民为避兵祸或逃荒,肩挑了锅碗瓢盆和铺盖卷儿,扶老携幼纷纷从湖北、江西、广东、安徽一带来到这旷无人烟的深山野泽,于山顶搭了茅草庵,屯荒而居,凭

着他们的勤劳和智慧,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岁月悠悠,经了数百年的繁衍发展,人丁由少而多。待世道安宁之后,他们便逐渐地由山坳移居河畔川道,盖了清一色的瓦屋或石板房。于河边造田,织麻纺纱,生儿育女,把那日子过得愈来愈红火。

慕名去砚池河是因了那里的“三官洞”闻名遐迩。三官者天官、地官、水官也。洞在砚池河街西北隅之半山腰,雄奇、险峻、幽,令人神往。我曾有幸两次去那洞观光游览,被那绝佳景致陶醉,每次都留下不尽的遐思和无限感慨。

这里的山民尽操“下湖话”。把吃饭叫“冷饭”,把睡觉叫“困醒”,把父亲喊“爷”,把祖父唤“庚”,每句话后边总带个“包”。来到砚池河无论去谁家做客,好客的主人那种热情劲儿让你感到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核桃、柿饼、板栗大碗盛在你的面前,一个劲地让你吃,又不时给你递烟让茶。落座片刻,屋里人便从灶房给你端来碗荷包蛋,说是让你暂且压饥。中午时分肯定留你吃饭,饭是大米干饭,菜是自产的黄花、木耳、洋芋粉饼炒腊肉,下酒菜是凉拌黄瓜、荞面凉粉、醋溜土豆丝儿,酒不用说是自酿的苞谷酒。我可提醒你,

在这里做客,如果你不胜酒力,可千万千万莫要动杯子,若不经意间喝上一口,就由不得你了。桌上陪客的男女老幼一齐聚上,轮番给你让酒,又要和你猜拳打杠子。什么中式拳、广东拳、螃蟹拳……他们个个精通。从中午时分一直要喝到月上中天,夜阑人静,大有不把你灌醉决不收场的架势。那次,我去一鲍姓人家做客,幸亏咱家酒量海,拳也划得不赖,一下子摆倒三五五个作陪人,总算没把州城人丢到砚池河,让他们个个折服不已。

好个勤劳淳朴、热情好客的砚池河人呀!